



系列 豪门宴
03



龙泽送大礼：
15个漫画小故事 +
首发独家番外

甜宠达人东尽欢
重口巨献奇幻
圈养大戏

前作畅销破百万 读者好评如潮

YIWANDARENWU

亿万 大人物

东尽欢 著

打黑车被拐
扔到与世隔绝的孤岛
和拖着长尾半龙半人的
……相依为命
等设定，怎么破？

，邪魅一笑：“给你我的话，有这种可能性吗？”
对！再过来我就要哭了！至少半龙半人在那条尾巴上……

嗯……变成人的样子

瞬间酷帅
狂霸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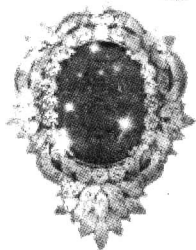
男主卖点：邪佞不羁，一身武艺，
24小时提供海陆空三栖陪护，对感情忠诚度匪比人类可匹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YIWANDARENWU

亿万 大人物

东尽欢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亿万大人物 / 东尽欢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513-0599-0

I. ①亿… II. ①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6060 号

亿万大人物

主 编 刘 刚
编 著 东尽欢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封面设计 刘 艳
版式设计 陈 佳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599-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10000

目录

001 /	楔子
004 /	第一章 天涯彼岸遇龙泽
018 /	第二章 是妖怪，抑或是人
032 /	第三章 谁家少年春心动
047 /	第四章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061 /	第五章 低到尘埃之中
074 /	第六章 时光错，缠绵爱
086 /	第七章 你的幸福我的落寞
101 /	第八章 英雄何日归去
112 /	第九章 天生优越场成灰
126 /	第十章 东方露白，妖孽归来

目录

141/	第十一章	那些为了爱的付出
155/	第十二章	爱情花朵盛放在自由土壤
171/	第十三章	我的幸福我来守护
189/	第十四章	爱一个人，则为之计长远
203/	第十五章	东风未歇西风又起
214/	第十六章	风海茫茫，流鹰陨落
231/	第十七章	不让你受委屈
247/	第十八章	谁踩了幸福的刹车
261/	第十九章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76/	番外卷	爱情的结晶
291/	番外卷	成长与远方

夕阳收尽最后的余晖，暮色四起，晚风微寒。

老妇人迈进殿门，作了一礼：“公主，他们来了。”

殿中站着一个女人，面容清艳绝伦，却已染上了经年的疲惫，让人辨不清真实年纪。她往外面望了一眼，数名神兵已朝殿中走来，她蹙了蹙眉，喃喃自语：“该来的总归要来，他其实什么都没做。”

老妇人头发花白，劝慰道：“错就错在他是逆魔青龙儿子。”

女人垂眉，眸中几番幡然梦碎：“可他到底也是我的儿子。”

“他不是。”老妇人潸然泪下，“他才是你的痛，有他存在这世上，公主你永远都忘不了当初的耻辱。让他去吧，一切重新开始。”

容不得女人踌躇，两名神将进殿，作礼后，道：“请公主开启月镜，让吾等将余孽送上五刑台，铲草除根，确保万世太平。”

人心所向，无转圜余地。

女人目无波无澜，如深井般沉静，唇瓣轻启：“好。”

二十多年前，神兽青龙反叛，杀神使，偷宝镜，玷污女娲后人灵公主，坠入魔界。大战由此拉开，浩劫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最终青龙溃败，元神俱灭。

此番神将就是前来缉拿青龙的孽根。

灵公主带着两位神将来到月镜入口处，她施法念咒，红光过，月镜开启一个入口，两名神将进入其中，不消一刻，缉拿走一名青年男

子，回去复天命。

帝君下令：先毁其精元，再用业火灼烧肉身，使其灰飞烟灭。

众将士即刻行刑。

年轻男子被绑在中央，人首尾身，业火围绕着他熊熊燃烧，长尾在火中翻腾，男人凄厉喊声如鬼哭狼嚎，其声哀，其音痛，非言语能形容。

监斩官面无表情，忽见头顶乌云滚滚，天裂开一道缝，来自天外的飓风形成漏斗状旋涡，兵士大呼：“天裂了……”

旋涡飓风越来越大，里面掠出一道红光落于五刑台正中，将男子笼罩其中，红光更盛，耀眼夺目，周围将士纷纷用手遮眼。

待众将士能睁开眼时，天清云淡，哪里还有飓风？哪里还有裂缝？

不过，五刑台上的男子也不知所终。

八千里之外的昆仑丘，灵公主倒地，咯出一大口鲜血，落在极天台上如朵朵红梅。

耳边风声呼啸而过，她却没有爬起来的力气。

不知过了多久，一道金光闪现，威严肃穆的帝君出现在极天台，看着耗尽灵力现出原形的灵公主：“果真是你开了天门。”

除了她，还有谁有能力开天门？

“他是无辜的。”人首蛇身的灵公主面无血色，“他自生下来就被拘于月镜，不知父母是谁，亦不知三界为何物，单纯善良，何其无辜？再说，他已被拔了龙角，抽了龙髓，法力全无，灵根尽毁，以后与人兽禽鸟无异，会老，会病，会死，不过百余年性命，这样的他已经没有任何危险可言。”

帝君叹息：“我以为你恨他，听闻二十年来你不曾踏入月镜，不愿意见到这个青龙留下的孽子。”

“虽然我不愿意面对他，但他毕竟是我所生。”

她虽不曾踏入月镜，却常常施法看他在月镜中的生活，他长得很像她，原形依旧是人首尾身，头顶却多了一对龙角，尾巴略略显得有些怪异，说不上来到底是蛇尾还是龙尾。

她忘不了他六岁的时候，捧着石头对旁边的小草精道：“我以后就叫‘泽’，这样我就有名字了。”

小草精问：“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吗？”

他得意道：“当然有了，我听说‘泽’就是水积聚的地方，我喜欢玩水，就叫这个名字了。哪像你，就叫‘草’，多没意思。”

她不禁潸然泪下，只因他是她被青龙玷污所生，又加上神界的压力，所以她连个名字都没给他，把他扔在月镜不管不问。

那天他似乎感应到她，回过头朝着她的方向看了许久。

她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一点长大，看他懵懂地拔草栽花，看他一个人寂寥地仰望天空。

忆起他的样子，灵公主惨白的面色浮现出若有似无的笑：“二十年来，我不曾养育照顾他，将他囚禁在月镜之地，亏欠他太多。就算逆天而行，毁了灵力，也不足以弥补他。”

帝君挥手：“罢了，罢了，他已受业火焚烧，灵识已灭，前事恐怕大多也不记得。既然到了另一个世界，就当做是重生。”

茫茫宇宙，三千位面，不知他落在了哪个次元。帝君纵然法力无边，也无法到另一个次元将人缉拿。

非人，非鬼，非神魔，非妖怪，他那样的身体，不管到哪个世界都只是一个异类。

【第一章 / 天涯彼岸遇龙泽】

古话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如果上天再给薛彤一次机会，她这辈子都不会打黑车。

那天是周五，下班的时候走出写字楼，天色灰蒙蒙，一片阴云积在城市上空，有小雨滴飘下。大雨将至，打车变得比平时更难，一队人等着打车，可过往的出租车鲜有停留，几乎都载着乘客。偶有一辆停下，立即堆上去八九个人，薛彤哪挤得过。

眼看雨点越来越大，一辆夏利私家车开过来，车主摇下车窗：“小姐，走不？”

黑车在城市中并不奇怪，尤其是开这种大众平民车的车主，生活压力大，为了应付越来越高的油价也偶尔拉一下客，赚几个油钱。薛彤二话不说，立马拉开车门，上车关门，一气呵成，外面还有人在越来越大的雨点中翘首以盼。

薛彤报了地名，灰色小车陷入城市的车流中。

就是这天改变了薛彤的命运，天空昏暗，车内没有开灯，她只记得驾驶座上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拿出一个小喷壶回头对着她的脸喷了一下，一股甜香扑鼻，最后陷入地狱的黑暗。

概括地说，薛彤遇上了人贩子。

这个人贩团伙组织庞大，操作严密，被掳的不止薛彤一个。

薛彤不知道自己被转了几次手，也不知道日子过了几天，很多时候

她都处于昏迷状态，这天下午人贩子摘了她的眼罩，把她梳洗干净，找到了最后的买家。

薛彤长得好看，好看和美丽是两个概念，好看是温和不张扬的，是容易让人亲近的美；美丽则带了丝惊艳，比如盛放的玫瑰，那叫美丽，所以薛彤只是好看，并不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大美人。

她又被套上黑布罩，带上了车，车停下的地方空气带了海水的咸湿，旁边传来马达轰鸣的声音，这是个码头。

薛彤真的哭不出来了，她的家乡C市是内陆城市，离大海不知几千里远。

人啊，千万不能图方便打黑车。

她没被卖到交通不便的大山沟给某个光棍当媳妇，而是被卖给了权势滔天的黑帮。

薛彤被带上了船，船行驶在茫茫大海中，激起白色的浪花。直至第二天日过头顶，宽广的蓝色海域中出现一座被白沙环绕的绿色岛屿，嶙峋的山，葱郁的树，宛如大海中明珠。

海涛拍打岩石和沙滩的声音在喧响，沙滩上已经有一辆车在等待，庄凌下了船，他今年三十岁，穿了一身黑青色的西装，模样倒不是多出众，但是浑身上下都是沉稳内敛的气质，他拉开车门，上了后座。

薛彤也被塞进汽车里。

汽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十多分钟后，白色的山顶别墅一角现了出来。

车停在别墅外面，膀大腰圆的打手将薛彤扯出来，钳着她的胳膊，压低声音告诫道：“要是不想死得太快，待会儿见到了什么都不要乱叫！”

薛彤全身发抖，点了点头。

“嘎——吱——”重重的金属门被打开传来刺耳的声音，几个人进入别墅，薛彤头上还有黑布罩，辨不清方位，走走绕绕，最后停了下来，拽着她的打手松了手。

良久，她听到前面的人恭谨的声音：“泽，老板跟您说过吧，本月安排是十二号、二十七号。另外，这是老板给您买来的新玩具。”

没有回音，薛彤只听到啾啾的几声鸟啼。

庄凌习以为常，继续道：“那我们不打扰您，下周末我再来接您。

玩得愉快！”

还是没有人回他的话。

庄凌带着手下离开，只留下了薛彤。

脚步声渐远，接着是重重的金属门被关上的声音：“哐当——”

薛彤听到了，她被买来是给人当玩具的，但是她在原地站了许久，没有任何人来理睬她。

她实在站不住，瘫坐在地上，自己动手摘了头上的黑布罩，想看看自己身处何方。

眼睛一点一点适应光明，等她双眼完全看清的时候，她的瞳孔倏然放大，还没忘记打手的告诫，用手死死捂住了自己的嘴。

她看到了什么？

薛彤怀疑自己眼花了。

十来米开外坐着一个人，不是，那是一个怪物，更确定地说是人蛇，人首尾身，上半身是一个青年男子模样，不着任何衣物，露出结实的胸膛和腰身，他没有腿，腰身以下是白色的蛇身，一部分柔软地弯曲着，曲曲直直，尾部直直延伸到十米开外，间或微微弯曲一下。

薛彤揉了揉眼——她真的是被人贩子拐卖，而不是穿越到玄幻世界？

那人蛇起初只是闭着眼在小憩，大概听到她的动静，睁开眼偏着头扫了她一眼，冷冷淡淡，兴致缺缺，又继续闭眼享受阳光，似乎瘫坐在地的女人根本不存在。

最初的震撼慢慢退去，薛彤捂着嘴的手改捂住了心窝，是人是蛇，抑或是妖怪，有什么差别？人心似恶魔，而她只是个玩具，也许玩够了就被吃掉，死于怪物之口未必比被人强迫蹂躏至死坏多少！

见那人蛇眼下似乎对自己没多少兴趣，薛彤转头看了看周围，她的右手边是一幢白色别墅，而她所站的地方是别墅的后庭院，花圃郁郁葱葱，黄的、红的、淡紫的花像漫天星斗点缀在绿叶中。葳蕤的花园之中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池水在阳光下泛着点点金光。

泳池旁边几棵椰树如松柏般劲健，顶端的羽状阔叶泛起一片翡翠光波，几个暗红的椰果悬挂其中，像彩色的灯笼。再往远处看，花圃后面是不少树，绿荫沉沉，间或露出高高的白色围墙。

薛彤在游泳池这头，人蛇就在游泳池那头，他躺在一张椅子之上，

悠闲地舒展身体，时不时撩一下尾巴，白色的鳞片闪着光泽，背面鳞片颜色更深一些，透着浅金色。

过了一会儿，人蛇起身，竖起一截身子，垂直地面的高度约两米，尾巴拖在后面，滑过大理石的台阶，进入了别墅。

薛彤拍拍胸脯，看吧，他真的对她没兴趣。

绿油油的树叶细细嫩嫩，和风吹来微微掀动。薛彤坐在地上，看着一池波光粼粼的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旁边的花圃处有一处水管，见人蛇不在，她挪过去，打开水龙头，用手捧着水咕嘟咕嘟喝了好几口。

喝完了水，她一侧身，透过别墅的落地玻璃，正好与人蛇的目光相对，他似乎在看她，见她回头又转开了。

直至天色黑下去，人蛇没有再出来，别墅大厅亮了灯，旁边的一间小屋也亮了灯，从她的角度只能看到窗户的一隅，他的身影时不时闪现。后来她看到人蛇捧了个铁锅进入餐厅，直接拿勺子从锅里舀了食物放进嘴中，她才明白他刚才在厨房做晚饭。

除了形态怪了点，他的行为举止与人无异，之前那人叫他“泽”，那他是有名字的，能与人交流，也许他是自然界存在的未发现物种，也许是现代科学实验的产物，单从他一个人住这么大的豪华别墅来看，他就应该是珍贵而稀有的。

稀有而珍贵的人蛇一直没理睬薛彤，当院子里多出来的女人是空气，视而不见，不闻不问。

薛彤在别墅拱形后门的屋檐下睡了一晚，旭日辉映着朝霞，冉冉升上来的时候，后院的门被推开，人蛇滑了出来。

薛彤站在旁边，两手交握有些不安地缠着手指，她看到他朝自己看了一眼，那目光带了丝意外和厌烦，似在疑惑——“你怎么还在？”

不过，他对她的关注也只是一眼。他面色泰然，蒙着一丝晨雾的清冷，继续视她如空气，从左侧进入花园，身影消失在黛绿的树木和白色的别墅墙角之后。

这样的—个异类，薛彤完全不知他的思维，但从昨日到现在的情况看来，他不欢迎她，对她没有兴趣，—派冷漠淡然，似乎并不愿意有人打扰他的生活。

薛彤也不想打扰他的生活，只是，她无路可走。

她知道自己逃不出这个大院，高墙外面的人，比这半人半蛇的怪

物更可怕。在船上的时候，他们拿着枪抵着她的头，告诫她，不听话就死。而且这是一座孤立的海岛，茫茫海水隔绝了她逃跑的希望。

快到晌午的时候，别墅中有电视的声音传出，大概是没有好看的节目，人蛇又出来了，右手端了一杯水，左手拎了一篮橙子，悠闲地坐在游泳池那头，蜷着尾巴，无视薛彤这团空气，篮子放在旁边，他伸手拿起一个橘子剥皮吃了起来。

一个吃完，他又拿起一个，没有剥开，而是向外扔了出去，橘子在空中划出弧线，就在快要落地时，那人蛇尾巴突然一扬一卷，将那橘子钩了回来；随后又扔出，橘子飞向游泳池，当那簇橙色快要接触水面之时，尾巴“啪”地扫过去，橘子如飞球一般，一百八十度回转，飞入了花圃中。

若是在马戏团，薛彤一定鼓掌叫一声：“好！”

他又拿起一个，继续扔球、接球、击球，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

橘子在空中划出橙色的弧线，飞入花园的各个角落，有的迅疾如电，直直砸碎火艳的花朵；有的像直冲云霄的云雀，上了天又重重摔在地上，溅出一地黄色的汁水；有的就像一个小皮球，在他手中和尾巴尖来回跳动。

薛彤坐在椅子上，隔了泳池远远看着，觉得他像一只追着自己尾巴玩的小猫，无聊又自得其乐。

直到一篮橘子全部散尽，人蛇又坐了一会儿，阳光渐渐猛烈，该吃午饭了，他又回到厨房中忙碌。

一个圆溜溜的橙色橘子在光滑的大理石上滚动，最后停了下来，离薛彤只有两米。

看那人蛇不在，她跑过去捡了起来，橘子有一半被摔坏了，她也顾不上这些，三两下掰开，掏出橘瓣，喂入口中囫囵吞了下去，她太饿了，就是摔烂的一半也全数吞入肚中。

但这一个小小的橘子怎能果腹？既然是丢弃的东西，那人蛇定是不在意，他没有分她食物的意向，薛彤也没那胆子去跟他讨要，眼前只想着撑过一段是一段。

花园太大，他一个击球手完全没个方准，当时薛彤见得橙色的果子乱飞，只记得一两个的大致方向，根本不知道具体位置。薛彤壮着胆子迈入花丛，小心翼翼避开花木，找了好久，总算又找到两个。

她猫着腰，绕过月季的小刺，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的额头上，映着细密的汗水像在面上铺了一层碎金。

捧着橘子，薛彤转过身，瞬间面色煞白。

人蛇站在花坛边沿，长长的白色尾巴卷曲着，他距薛彤仅一米之遥，神色复杂，没有任何动作。

薛彤双腿僵硬，她愣在原地直直地看着人蛇，这是一个二十几岁青年男子的面孔，五官分明立体，带点混血儿的感觉，长长睫毛下的一双眼睛似乎不是普通的黑，在下午的阳光下透着点暗金的色彩，鼻梁高挺，薄薄的唇，上身紧致结实，不是那种健身房刻意练出来的雄壮的肌肉，而是恰到好处，男人味尽显。

不得不说，这其实是一个难得的帅哥——如果忽略下半身的话。

只是薛彤哪有心思欣赏，卷曲的尾巴实在恐怖，吓得薛彤背后冷汗直冒，半晌，她颤颤巍巍地开了口：“我……我只……是捡两个……你……你不要的橘子……”

人蛇的睫毛动了一下，如蝴蝶挥动翅膀，目如一汪静水，无波无澜，让人看不透心思。

这种沉静让薛彤心里发毛。她口齿不清地说：“你……你好……我……我叫薛彤。”

他没有说话，垂着手，面上是一副无害的样子，云淡风轻。

薛彤见他似乎没有要吃掉她的意思，咬了咬牙道：“我不会碍着你的，我还能干活儿，会做很多事情，你下次想玩的话，我可以帮你扔橘子，那样更有意思。”

人蛇的尾巴尖慢慢滑了过来，毫无声响，一点一点向薛彤靠近，在她强装镇定的面容下，从她微微抖动的手中卷走一个橘子，柔软滑腻的尾巴扫过薛彤手上的皮肤，带着一点点浅痒。

她看着他把橘子又重新扔了出去，用了力道，橘子像一颗小型炮弹一般穿过丛丛树叶，激起哗哗的响声，直飞到围墙外面。

他的尾巴尖再次探向薛彤手掌的时候，薛彤主动配合地把一个橘子递了过去：“给你！”

他似乎很满意她的配合，尾巴柔柔地卷走了它，没有很重地扔出去，而是把它轻放在了地上。

看他一脸柔和，并没有要生气的样子，薛彤的神经微微松弛，她努

力绽开一个微笑，由于紧张，她的微笑更像嘴角抽筋：“你很特别，我可以称呼你‘泽’吗？”

她记得那个带她来的人是这样称呼他的，也许这是他的代号。

他微微颌首，淡如烟云，随即转身向游泳池走去。

尽管他的尾巴很骇人，但比起人贩子，他的脸上不带恶意，一派随举随落的自然，薛彤在或者不在，对他来说都没有多大的影响。

薛彤定了定心神，迈出花坛，跟在他身后。

他斜倚在躺椅之上，懒懒地，很惬意。薛彤就站在他旁边，她想找点话说，几次试着开口，微微张了嘴，却还是没有发出声。

人蛇似乎喜欢一个人的静默，他靠在椅背上，双眼眯得细长，看皎洁无比的蔚蓝色的天空，蓬松疏柔的流云轻拢慢涌。

他觉得，身边突兀站着的女人显然破坏了和谐的自然画面：“不要待在我身边。”

他，他竟然说话了，薛彤一阵诧异。

他的声音很好听，似大提琴泻出的流音，她愣了一秒，随后反应过来他说了什么。他是不喜欢她的，只是不厌恶罢了。

人蛇半躺在那里，他喜欢下午和煦的阳光，他的确不太喜欢人，尤其是一见到他就惊声尖叫的人。不过每个月还是有女人被送进来，他有些理解不了他们的固执。他还来不及看清那些女人的面容，就会被她们歇斯底里的尖叫扰得头疼，最糟糕的一次是有一个黄头发的女人当场被吓疯，瑟缩在树的后面紧缩着身子胡言乱语。

他其实很想说，不要叫，他又不吃人。

他在这个世界终究是格格不入的，忍无可忍，他便把她们扔了出去。

只是有时候他带了点怒气，所以扔出去的力道不轻，可想而知，越过高高的围墙，一个人如同一颗球一般飞起，落地后会成什么样。

还好现在这个女人不吵。

到了傍晚，人蛇又回厨房做饭，淡淡的食物香味弥漫在空气中，虽然很淡，但对于饥饿的薛彤来说却像勾人的蛇。

等到人蛇端着饭菜坐在餐厅的时候，薛彤实在忍不住了，她走进餐厅，站在他面前，瞪着一双小鹿般的眼睛望着他：“我饿了。”

人蛇满脸不情愿地拿了一个盘子，把自己的食物分了一部分给她。

他的厨艺实在不敢恭维，直接把菜扣在了米饭上。菜是大杂烩，鸡肉、牛肉、青菜、土豆煮了一锅。青菜早已是一摊软烂，颜色变成了深墨绿色；牛肉嚼不动，土豆切得太厚，大概是同时下锅，没熟；一锅菜就放了油盐，薛彤刚开始吃得带劲，后来就是强塞入口。她抬头看看对面，人蛇捧着个锅吃得面无表情。

幸好目前薛彤饿了两天，已经不挑饭菜，他辛苦做出来的饭食，薛彤更不敢拂了他的好意，不管熟不熟，尽力装出好吃的样子，一口一口咽下。

吃完，薛彤连忙抢过他的锅：“我洗碗吧，你煮饭已经很辛苦了。”

他没有拒绝，任她把餐具收走。

这天晚上薛彤睡在客厅的大沙发中，沙发温暖又柔软，是她被拐卖之后睡得最舒服的地方。

晨曦微露时，薛彤开始在厨房里忙碌，厨房里的东西很齐备，除了衣柜一般大小的冰箱，她发现厨房竟然连着一个冷藏室，里面全是蔬菜瓜果，冻鱼冻肉。看来这些都是外面的人送来的，吃上半个月没问题。

当她把饭菜端上桌的时候，人蛇正好下楼，她立即展开甜美的笑容：“我做了早餐，是蔬菜粥，很养胃，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她的心里有一丝紧张，毕竟她是不经他同意就擅自动了别墅里的东西，但她脸上仍挂着春光般的笑意。

他被淡淡的食物香气吸引，餐桌上摆着几个盘子，鸡蛋煎成金黄色，一盘翠绿的凉拌西兰花，另一盘颜色更丰富，橙红色的胡萝卜丝，淡绿色的黄瓜丝，还有好几种混搭在一起，红红绿绿，令人食欲大开。旁边有倒在杯中的牛奶，面包片也摆在盘中，精致的碗碟摆放得好看又诱人。

这一顿人蛇吃得很舒心。

薛彤吃得心不在焉，她忍不住猜想人蛇的来历，他的行为与人无异，不像是科学实验的产物，虽然外面是高高的围墙，但她觉得他是自愿被困在这里的，对于一个异类，孤立的海岛别墅倒是他的乐园，若是真的被世人所知，难保不会送进科学实验室，到了那里，便只剩悲惨的实验，打注射剂，切割切片，被绑在试验台上，一群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对着他指指点点……

薛彤兀自天马行空想着，冷不防人蛇抬起头，两人的目光在空中

碰上。他的眼睛亮亮的，目光如离弦的箭羽一般射得她一阵心虚，她像是小偷被人抓了个现行，一阵慌张，这一慌被口中的食物呛到了：

“喀——喀——”

咳嗽声在空旷的大厅中显得突兀而尖锐。

人蛇本来带着光华的眸子在她的咳嗽声中暗了下去，凉凉地看了她一眼，继续低头吃饭。

薛彤被呛得咽喉火辣辣地难受，连忙端起杯子喝了几口水，过了一会儿才平复，她带点歉疚，低低说道：“对不起。”

她不知道自己这个“对不起”是为了突如其来的咳嗽，还是因为之前在心中对他的胡乱臆想。

他没有回她，注意力仍在饭菜上。

薛彤心中有愧，她好不容易才和人蛇的关系微微缓和一点，万万不敢让他觉得自己排斥他。薛彤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她夹起一朵西兰花向人蛇的碗中放去：“多吃点蔬菜。”

他抬头看了看她，目中有困惑。

“那个，”薛彤很不自然，“谢谢你收留我。”

人蛇收回目光：“正好缺个人做饭。”

他的回答真是实在，薛彤信誓旦旦：“我会努力做好的。”

他把西兰花从碗中挑了出来：“我更喜欢吃肉。”

薛彤大窘：“我记住了。”

薛彤低头扒了两口饭，又抬头看着他，带着浅浅的温和的笑：“你的名字就是泽吗？”

毕竟一个字的称呼很奇怪，当然，再奇怪也比不过他这个人奇怪。

人蛇没有回答，他又盛了很大一碗粥，夹菜，吃饭，连目光都懒得投给薛彤。

直到薛彤起身收拾碗筷，抱着碗碟转身准备去厨房的时候，听到她在她身后说：“龙泽。”

说得漫不经心，像春风四起。

薛彤一愣，才反应过来他是在说自己的名字，龙泽，不错的名字，和他的外貌倒也相称。他还跟其他人有接触，不知道是谁让他住这么大的别墅，坐拥一座海岛。薛彤更不知对方供着龙泽有何用，总不至于让人参观吧！